

德国网络空间 透明与信任建设简析^{*}

程 群 何奇松

摘 要：网络空间透明与信任建设(TCBMs)是国际社会透明与信任建设机制在网络空间的拓展和应用,是缓和网络空间国际冲突的重要措施。德国的网络空间安全治理机制 TCBMs 注重保护关键基础设施,积极支持推进国际社会关于网络安全议题的研究和讨论;强调国际协调与合作,增加国家间的透明度与信任建设,重视多利益攸关方治理模式,共同维护网络安全。在联合国、欧安组织和北约等多边机制中,德国对促进国际社会网络空间透明与信任建设的理论探讨与实践作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德国； 网络空间； 透明与信任建设

作者简介：华东理工大学 人文科学研究院 副教授 博士 上海 200237
上海师范大学 哲学与法政学院 教授 博士 上海 200234

中图分类号：D751.6； TP393.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71(2017)02-0025-17

^{*} 本文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课题一般项目“网络武器化与我国网络安全战略构建研究”(项目编号:14BGJ031)的阶段性成果。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网络已成为人们获取信息与交流的重要工具,世界各国对网络的依赖也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网络空间成为继领土、领海、领空、太空之后的“第五空间”。为了确保国家的综合安全,俄罗斯、美国、英国、法国等国家相继制定了网络空间安全战略。许多国家的网络空间安全战略包含发展网络武器装备、网络军事力量、网络作战计划等内容。^①

与此同时,俄格战争、震网(STUXNET)事件已经被作为网络战的实例,网络军备竞赛与网络军事化成为国际网络空间安全面临的重要形势,网络军备控制势在必行。由于网络空间的独特性,传统的武器控制条约想要适用于网络空间,还需要认真的研究与调整。作为过渡性的促进措施,无论是主张控制网络犯罪的欧美等国,还是主张网络军控的中俄等国,都认为加强网络空间透明与信任建设(Transparency and Confidence Building Measures, TCBMs)有一定的必要性。^②

作为沟通东西方的网络发展强国,德国在网络空间透明与信任建设方面,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与措施,在联合国、欧安组织和北约等多边平台交流自己的网络空间治理政策与理念,对促进国际社会网络空间透明与信任建设的理论探讨与实践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网络空间透明与信任建设的相关概念

透明与信任建设(TCBMs)是国家之间进行谈判,增进国家互信的工具,原来是运用在国际裁军与军备控制领域的一种机制,用来约束国际行为,维护国际稳定。^③ TCBMs旨在防止对危机的误解或误判引发的不适当的危机升级乃至导致国际武装冲突以及大规模战争,以便在各国之间建立相关的防御措施。^④ 一般来

^① James Andrew Lewis, “Cybersecurity and cyberwarfare: assessment of national doctrine and organization”, in United Nations Institute for Disarmament Research, *The Cyber Index: International Security Trends and Realities*, New York and Geneva, 2013, pp. 9 - 55, <http://www.unidir.org/files/publications/pdfs/cyber-index-2013-en-463.pdf>, 访问日期:2017-02-05.

^②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Report of the Group of Governmental Experts on Developments in the Field of Information and Telecommunications in the Context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UN document A/68/98, 24 June 2013, pp. 1 - 13, here, p. 9, http://www.un.org/en/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A/68/98, 访问日期:2017-02-05.

^③ 何奇松:《太空透明与信任建设机制刍议》,载《社会科学》,2012年第12期,第12-14页,这里第13页。

^④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Special Report of the Disarmament Commission to the General Assembly at its Third Special Session Devoted to Disarmament”, UN document A/S-15/3*, 28 May 1988. 转引自 Götz Neuneck, “Transparency and 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 applicability to the cybersphere?”, in United Nations Institute for Disarmament Research, *The Cyber Index: International Security Trends and Realities*, pp. 113 - 137, here p. 122.

说,这些措施通常分为透明和信任建设两个方面。透明建设旨在促进国家之间就军事活动达成更好的互相理解,因此,一般指的是军事透明度。军事透明度源自于国际裁军和军备控制领域,是透明与信任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军事透明度一般是指有关国家表达其军事意图、原则或公开其军事能力和军事活动的措施,包括政策透明、信息透明与交流透明三个方面。^①信任建设措施是指国家间为了减少对方军事活动造成的误解和误判,增进安全互信,降低国际武装冲突而采取的各种措施。有关信任建设的措施包括互换军事理论的文件、联合军事演习、交换观察员、军事代表团互访,对于关键术语和定义达成共同理解,以培养军事活动的可预见性,并实现军事稳定化。军事透明措施是信任建设的主要支撑。因此,TCBMs也可以简称为信任建设,是广义的信任建设措施(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 CBMs)中与军事活动密切相关的一种类型,既可以是单边的,也可以是双边的、多边的。^②

TCBMs较早地运用于冷战早期美苏核力量领域。那时美苏双方为了避免核战争,通过TCBMs增加核战略的稳定。20世纪50年代,东西方冷战对峙造成国际危机不断发生。1955年,苏联提出通过核查裁军情况,设立地面检查站来增强东西方的信任。然而,西方国家拒绝了苏联的建议,但提出双方允许“开放天空”,即:双方飞机对对方进行无限制的空中侦察。1962年10月爆发的古巴导弹危机,使美苏双方意识到冷战可能导致核战争,有必要建立一定程度的安全互信对军备竞赛加以限制和规范,因此达成了一系列的包含TCBMs的协议,如《美苏热线协定》(1963年6月)、《美苏关于减少爆发核战争威胁措施的协议》(1971年9月)等。^③这些协议增加了改善军事透明度的措施,对增加两国间的互信,促进国际形势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

随后,TCBMs被应用于太空等领域。在太空,TCBMs主要涉及太空活动或试验可能造成的潜在有害干扰。号称国际太空“宪法”的《外层空间条约》包含了一些太空TCBMs,规定了相应的关照原则、磋商制度、信息公开原则等。依照该条约规定,每个国家在利用太空公共资源时,应该关照其他国家的共同利益,不得对太空环境造成污染;当一些国家在进行太空活动时,如果可能对别国造成有害影响,该国应与国际社会进行磋商,同样当国际社会认为某个国家的活动危害到别国的

^① 吴晓明、徐纬地:《军事透明与安全互信》,载《现代国际关系》,2005年第12期,第49-56页,这里第50页;滕建群:《论中国军事透明度》,载《国际问题研究》,2009年第3期,第47-52页,这里第47-48页。

^② 信任建设可以分为一般的信任建设、信任与安全建设以及透明与信任建设三种类型。这三种类型的概念在使用中经常混用。Götz Neuneck, “Transparency and 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 applicability to the cybersphere?”, pp. 121-122.

^③ 同上, p. 123.